

家庭珍藏本

刘 胡 兰

梁 星 著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刘胡兰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女儿。她在党的教育下，在革命斗争的火焰中，由一个平凡的农村小姑娘，锻炼成为一个钢铁一样的革命女战士。她在革命队伍里，忠诚勇敢；在敌人面前，坚贞不屈，为党和人民的事业，流尽了最后一滴血。她十五岁的短短一生，也是光荣的伟大的一生，她的光荣事迹，将永远是鼓舞我们前进的一种力量。

目 次

1. 家庭和周围的环境	(1)
2. 在平凡的英雄们中间生长	(11)
3. 参加革命	(19)
4. 锻炼	(30)
5. 订婚	(45)
6. 牺牲	(57)
后记	(87)



1. 家庭和周围的环境

刘胡兰的家乡在山西省文水县云周西村。

这是著名的晋中平川地带。向东边看，是山连着山，看不到头的太岳山脉；往西看，是岭接着岭，雄伟的吕梁山脉挡住了你的眼界。只有中间平展展地铺开了几百里方圆的地面。弯弯曲曲的汾河绕过太原，一直向这南边淌了下来，奔往黄河。这平川地带的农民发挥了他们一切的智慧 and 创造能力，利用着汾河的水，把这里变成了山西省最富裕的小麦仓库。麦收的时候，从太原往下看，百十里地一马平川，尽是黄金一样沉甸甸的麦穗，那真是谁见了也要咂嘴点头地称赞是个好地方。

1932年10月8日，刘胡兰在这里出生了。她哇哇地哭出了第一声。

那倒确是一个逼人哭叫的时代。这样肥沃的土地，这样富饶的收成，平川上的农民却直不起腰，抬不起头。他们的头上压着地主、官僚、军阀和国民党反动派。这大大小小的剥削者结成了严密的网，也使尽了他们的心机和计谋，用来榨取农民的血汗。农民的血汗收成也像汾水一样流成了大河，不过恰好和汾河流的方向颠倒过来，一层一层地倒流回太原。流进当时盘踞在太原的阎锡山匪帮的仓库里去。就是这样：农民弯着腰，汗珠落在麦穗上；农民低下头，眼泪掉在空碗里。

那时候刘胡兰还小。她常常在傍黑的时光，坐在年老的奶奶的怀里，用两只小手紧紧地勾住奶奶的脖子；奶奶半闭着眼睛摇晃着上半身，听胡兰子用细嫩的小声，唱着当地的民歌。

她唱着：

交城的山来，
交城的水，
不浇那个交城，
浇文水。
不浇那个交城，
浇文水。



唱的是她们北面邻县交城山地农民的贫苦生活。文水平川上的农民虽然守的是金饭碗，却也得捧着它讨饭吃。光景和山区的农民都是同样地难过呵！奶奶用手轻轻地来回摸着胡兰子的头发，刘胡兰继续轻声地唱下去，奶奶越听越伤心。

交城大山里，
没有好茶饭。
尽是个那个莜面烤烙烙，
和那个山药蛋。
尽是个那个莜面烤烙烙，
和那个山药蛋。

奶奶听着歌，一动也不动。半天，她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外面天黑下来了，家里为了节省灯油照例地还要摸黑坐一阵子，黑暗里听到刘胡兰把歌声更提高了，那显得有些打颤的拉长的声音，一声一声地唱着：

灰毛驴驴上，
灰毛驴驴下。
一辈子也没有坐过那个
好车马。

一辈子也没有坐过那个
好车马。

.....

歌声停了下来。奶奶更加沉默了，只是紧紧地抱住了刘胡兰。她亲了一下她这个顶疼爱的小孙女，然后又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屋子里黑洞洞的，鸦雀无声……

刘胡兰出生的那一年，她的父亲刘景谦还是一个 28 岁的青年农民。刘景谦和他的哥哥，和他的 50 多岁的父亲，三个全劳动力经营着这一个家。他们既不出卖劳动力，也不雇佣长工，自己的汗水滴在自己的土地上。当他们全家增加到 11 口人的时候，他们的土地达到了 40 亩的光景。然而，这 40 亩地却分散在十块地方，而且都不是好地。这分散的情形，可以说明他们一点一点辛勤积攒的经过。这个中农人家，在云周西村的西头有一处小的院落，房檐矮矮的，院子窄窄的，和贫农所不同的，只是还保持着独门独院。大门头上题着字，但不同于地主人家堂皇的金字匾额，那只是建筑工匠当年在门板上涂写出来的三个字：“平为福”。平为福，这倒是很中肯地说出了这中农人家庭处世方针就是：“咱不要惹人家，希望人家也别惹咱。”村里的人常笑话这样谨小慎微的人家，他们说这样的人家是“也不吃烟，也不咳嗽”；是“量不得米来，也丢

不了米口袋”。村里面的人很少看见刘胡兰的爷爷坐到街口和乡亲们闲谈，也很少看到刘胡兰的父亲走出门口和乡亲们聊天。这家人是从家里到地里，从地里回到家里，然后小心地紧紧关上他们那扇小大门。

刘胡兰就生长在这样一个保守的中农家庭里。小院里虽然还比较平静，可是小院以外正在翻天覆地地变化着。

当1936年，刘胡兰四岁的时候，国民党反动政府正在继续疯狂地做着卖国生意，日本帝国主义的军队已经越过万里长城，扑向华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在1936年的2月17日，从陕北跨过黄河，东征抗日。3月2日占领了汾阳，震动了阎锡山匪帮的老巢太原。

汾阳和文水是邻县，相距只有几十里地。红军游击战争很快地就发展到文水县西边的大山里。中国工农红军和文水人民第一次见了面，虽然并没有到达云周西村，但是农民们暗地里传得可起劲了。他们传说着，红军围住了文水县城；他们传说着，红军到了文水县城北边的开栅镇以后，把一家姓杜的大恶霸家里的800石粮食，统统分给了贫苦的农民……一说到这里，听的人都兴奋得捏紧拳头，都急切地盼望着红军早日到村里来。

红军不断地取得胜利，扩大胜利。但是，当时为了促成国民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红军仍然撤回到黄河西岸。

然而这次革命的风暴，在人民头脑里已撒下了热爱与拥护红军的种子。抗日战争爆发以后，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再一次开过黄河来。从此就一直站在抗日战争的最前线，就在华北和西北扎下深根，并且不断地在发展着。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文水县的人民组织起抗日游击队。在1938年1月，日寇占领了县城。这一支游击队，在离刘胡兰的村子不过20几里的西城村，第一次和日本鬼子接火了。

抗日，抗日，老百姓盼望了多久的事，现在真正见到抗日的斗争了。这以后，文水平川上的各个村子里，常常满街是武装起来了的农民，来来去去。这一支抗日部队还没有离村，另一支人民武装又进了村。到处都开会，到处都有歌声。在这一时期，平川上的村子几乎都成了游击战争的根据地。

当日寇进攻文水县的时候，阎锡山匪帮的县政府和“县太爷”早已经一溜烟地跑得没影了。这时敌后的人民，为了坚持抗战，把新的抗日民主县政府成立起来。年轻的共产党员顾永田被委任为文水县县长。

云周西村的农民们聚在一起，兴奋地议论着这件大事。一个农民挑高了嗓子，压倒了别人的话，很兴奋地问：

“你们知道这顾县长多大年纪？”

，大家都转过来望着他，没有人能够准确地回答。他更

加高兴地把二拇指伸出来弯个勾，作了一个“九”字的手势，说：

“哈！告诉你，这个数——19岁！”

在场听着的人都轰动起来了。六岁的刘胡兰也挤在大人堆里，望着那个手势。她圆圆的小脸上两只又圆又亮的小眼睛，不住地眨着。她也学着大人样重复了一句：“19岁！”

19岁？是的，19岁！但是这19岁的青年，已经是身经百战的老红军干部了。不要担心我们这位年轻的县长是不是能担负起这样沉重的担子吧。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加上他和其他同志的共同努力，顾永田会工作得非常好的。

以后，刘胡兰就经常听见村里的人们讲起这19岁的顾县长了。

前几年，刘胡兰常常看到村里一些成年的农民们，聚在一起唉声叹气。她也常常看到自己的父亲母亲的愁眉苦脸。他们都被旧社会残酷的反动统治者的负担压得快透不过气来了。因为地主们可以利用自己的权势，想出各种各样办法逃避负担；于是派粮、派款、派伕的负担，绝大部分都是落到贫农和“上下够不着”的中农人家的身上了。刘胡兰的家庭就是一个挑着这样重担的中农人家。

这时候，共产党来了。从1938年开始，在抗日民主政

府领导下，文水县成立了合理负担委员会。实行合理负担以后，情况完全不同了，地主不能再逃避负担了，因此贫农和中农的负担就大大地减轻了。刘胡兰看到自己家里人的脸上有了笑容，听他们说着共产党，说着八路军，也说着在文水的顾永田。

文水是一个平川上水利灌溉事业比较发达的县份。但是，每到浇地的时候，刘胡兰都会看到自己的父亲和村子里的农民，眼巴巴地望着水流到地主的田地里去。刘胡兰扯动着她父亲的衣襟，仰着头问：

“爹！爹！为啥咱的地还不浇？”

她的父亲平常话就少，这时更加不愿意讲话了，只叹了一口气，摸了摸她的头顶，继续眼馋地望着水流到地主的地里去。在旧社会里，水利事业是被凶恶的封建势力所把持的。浇地的先后，时间的长短都要由他们决定。每年到浇地的时候，差不多都要等附近那些封建势力强大的村子浇完了，才轮到云周西村；云周西村的地主浇完了，才轮到刘胡兰家和一般农民家。抗战爆发以后，文水的水利事业就陷于停顿状态。到抗日民主县政府成立，才领导进行了恢复工作，把垮了的堤堰重新修起；水利事业的管理权也逐渐转移到人民的手里来了。这样一来，情况也就变了。浇地先后，时间长短都是按照民主合理的办法决定。刘胡兰看到村里的农民笑了，看到自己的父亲母亲也

笑了。他们又在点着头说着共产党，说着八路军，也说着在文水的顾永田。

说着说着顾永田，顾永田就来到了云周西村。老乡们都笑着围上了他，刘胡兰也挤在人缝里，仰头看见了这位年轻的县长。顾永田对老乡们说话了：

“……抗日民主政府已经下了‘减息’的命令，规定年利不得超过一分，公事早就下来了，可是村里都还没有实行。这是什么缘故呢？就是因为我们有些村里的政权，还全部由封建地主掌握着。就是这号人把公事压起来不露，因为如果一露，他们自己就收不到高利了……”顾永田号召云周西村的农民们起来，为抗日民主权利和改善生活而斗争。说得老乡们不住地点头，他们觉得这年轻的县长，一句一句都说到病根上了。村里的青年人，都跳着脚决心要跟上顾县长抗日去。其中有一个就是后来当了这一带区长的陈德照。这是云周西村出来的第一批抗日工作人员，他们决心跟着共产党走了。

有一天，刘胡兰看见了村里的人都在很沉痛地议论着，他们说，顾永田同志在作战中间壮烈牺牲了。他们说：顾永田那时候已经担任专员的职务了。当战斗激烈的时候，别人劝他：“专员躲一躲吧！”他笑着说：“八路军不能这样。”他的最后一滴血，就这样淌在文水的土地上。

一个共产党员应该怎么样为人民而生？怎么样为人



民而死？这是一个光辉的榜样。——文水的人民记得了。云周西村的乡亲们记得了。刘胡兰记得了。记得要这样地为人民而生！这样地为人民而死！

2. 在平凡的英雄们中间生长

当文水人民一旦认识到共产党、八路军是自己的靠山以后，他们在斗争里就出死力来支援自己的靠山。云周西村的农民们更不例外，曾经不间断地积极支援。抗战时期，八路军在这种支援下，在这个村子就打击过敌人。

当时经常在文水这一带活动的是一支地方武装——六支队。有一次他们出动了100多人打游击，狡猾的日寇跟在后面追了上来。但是，由于同志们疏忽了，并没有发现这个情况。第六支队刚进到云周西村休息，日本鬼子也快到村边了。在这紧急关头，幸亏村里的农民来报信，六支队的同志们马上拉到村外，抢先占住了护村堰这有利的阵地。敌人只落后了一步，当下就处于极不利的地势。开始接火了，六支队顶得很硬，日本鬼子和伪警备队有些吃不住了，但战斗还在持续着。我们驻村东八里地远的南胡家堡村里的基干队，听到了枪声急得很，可是判断不清敌我情况，不便出动。这样紧急的关头，又是云周西村的老乡出头了。一个农民在这枪弹最密的时候，拼着命跑出村去，直奔南胡家堡去报告了敌情，我们的基干队马上赶到，从东北面抄了敌人的后路。结果，敌人崩溃了，纷纷向西北方向的大象村窜逃……这次战斗里，打死不少日本鬼子，活捉了不少伪警备队的官兵。

日本鬼子过不久又到了村里，可是连个人影也看不到。原来老乡们先就估计到敌人会来报复的，全村男女老少早带着行装转移到村外去了。敌人气得暴跳如雷，可是找不到发泄的对象，只搜到一个留下看门的老汉，逼着他给找茶饭，找小鸡……当日本鬼子带着这老汉从村里当街走过的时候，老汉突然挣开敌人，一头栽进井里去了。

……这口井就在刘胡兰的家前面，这一个悲壮的事件就出现在刘胡兰家的大门前。

云周西村的封建统治势力比较附近几村是薄弱一些。这对于革命活动是一个有利的条件。同时，在革命斗争中，群众的切身利益得到保障，他们对于支持革命活动，也就特别热心。在这样的情况下，许多抗日工作人员都愿意在这个村里落脚，而云周西村的农民也极愿意掩护他们。

村里的青年农民陈德照，他在1940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以后，就在村里逐渐地发展党员；小组活动也开始了。文水平川成了敌占区以后，敌人曾经疯狂地进行了所谓“强化治安”运动。当外村不好站脚的时候，中国共产党文水县委的负责同志、区委会的同志、晋绥吕梁军区八分区的瓦解敌军工作的干部也都经常埋伏在这个村子里。

敌人指着云周西村，说：

“这是小延安！”

附近政治条件最坏的保贤庄，他们村的党小组要开会，常常得跑到外村去举行。当时最常去的一个村，也就是这云周西村。中共文水五区的一位区委书记，日寇曾经几次想捉他，但是在云周西村的群众积极掩护下，他每一次都平安地脱险了。刘胡兰常常听到村里的农民们悄悄

地、高兴地讲起他每次脱险的经过。有一回，日本宪兵队在村子里要抓他，老乡们得到信，赶紧给他找到一个粪筐和一把粪叉子塞到他手里，让他打扮成一个拾粪的老汉，平安地出了村。又一次，他在村边被敌人的三个便衣特务抓到；正巧一个老乡看见了，老乡马上跑到村边庄稼地里，报告给埋伏在地里的抗日武装人员，他们立刻跑过来搭救，结果把敌人的三个便衣特务统统抓到了。

云周西村的老乡们想起抗战时期掩护干部的情形，骄傲地说：“这样多的干部来，干部往，从没出过事情。”

抗日战争锻炼了英勇斗争着的中国人民，广大的中国人民的面貌也正在斗争里变化着。抗日战争把刘胡兰的父亲也卷出了他的小院。

刘胡兰多少次看见她的父亲，在天黑了以后，披上棉袄，揣了干粮走出他们的小院。那是和村里的人结成队，秘密地到西山里去，给自己的抗日民主政府送公粮和物资去。1940年的某一天，有上千的文水农民，在暴风雨的黑夜里，爬西山去送抗日公粮，这一夜晚有十几个农民在送粮的路上牺牲了。他们把自己宝贵的生命，献给了中华民族的解放斗争。

有一回刘胡兰看见她父亲回来的时候非常疲倦，但是他还兴奋地对家里人讲着这次向西山里送布的危险经过：前半夜他们从村子东边的堰外集合出发，每个人背两